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

The Problems in Cities and the Cities in Problematics
—On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of Manuel Castells

城市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城市

——卡斯特《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

牛俊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福建省社

The Problems in Cities and the Cities in Problematics
—On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of Manuel Castells

城市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城市

——卡斯特《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

牛俊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城市:卡斯特《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牛俊伟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9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7958 - 3

I. ①城… II. ①牛…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城市社会学 - 研究 IV. ①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4472 号

·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 ·

城市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城市

——卡斯特《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

著 者 / 牛俊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张建中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58 - 3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为了鼓励福建省青年博士在学术和科研领域勇于进取，积极创新，促进学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更好地发挥青年社科人才的作用，进而提升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总体实力和发展后劲，经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同意，在 2010 年实施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计划（博士文库第一辑）的基础上，2014 年继续实施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计划，资助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类 45 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社科研究成果。该项目面向全省自由申报，在收到近百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同行专家学者通讯匿名评审和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择优资助出版其中的 25 部博士论文，作为博士文库第二辑。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拟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继续联手出版博士文库，力争把这一项目打造成为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品牌。

2014 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博士文库项目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张 帆

副主任：林 辉 冯潮华 王日根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小新 陈 飞 唐振鹏

黄茂兴 黄新宪

内容摘要

20 世纪初期，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创立了城市社会学，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城市研究的主流传统。它着眼于美国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问题，用人文生态学的理论范式研究城市和城市空间，把城市的本质归结为人性的产物，将城市发展过程看作社会群体在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支配下，经过侵入、支配、演替而最终走向均衡的自然过程。这种理论范式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城市问题的理论反映，本质上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学术型意识形态。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城市的主题已由社会整合转变为社会冲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战后长期稳定繁荣之后，开始步入经济衰退时期，以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大规模郊区化、大范围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 - 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全面陷入危机，大工业城市产业外迁和中产阶级迁往郊区，导致地方政府税源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城市社会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原先兴旺发达的城市中心变成了下层阶级和少数族裔聚集地，城市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率高居不下，城市抗议运动和骚乱持续爆发，社会动荡不安。

城市主题的转换迫切要求城市研究范式的更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率先将城市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注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考察城市问题，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相应的阶级冲突对城市过程的根本决定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派，全面引导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转向。该学派以列斐伏尔为肇始，卡斯特为奠基，后为美国的哈维进一步发展。

卡斯特延续了列斐伏尔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意识，但抛弃了列斐伏尔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



马克思主义所谓“科学”立场出发，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三大系统以特定方式链接而成的结构矩阵，城市系统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殊部分。具体而言，城市是由生产、消费、交换以及城市政治制度组织和城市象征符号五个要素建构起来的结构系统，城市空间则是这种城市社会结构系统的具体物质表现。由于结构系统的非平衡性，其中总有一种要素处于主导地位，进而决定着结构系统的其他要素的特定链接方式，并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结构所能呈现的特殊效果。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的要求决定着城市的形式，城市是工业活动的中心，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生产性企业逐渐分散到城市以外更广大的区域中，资本越来越摆脱地方性的限制而相对自由地重新选址，城市就不再是生产和交换的中心，而主要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决定城市空间的特殊性质的，既不是人口数量也不是生产活动，更不是行政管辖范围抑或文化内容，而是消费。消费活动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命（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主要涉及住房、医院、社会服务、学校、休闲设施以及文化环境等的使用，必然有一定的空间边界。卡斯特由此认为，必须从生产的视角转向消费的视角才能准确定义城市，为城市社会学构建科学的研究对象。

卡斯特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消费的形式和性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劳动者用工资直接购买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这种传统的消费形式之外，不经过市场交换而由国家统一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消费形式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城市唯一重要的功能不是生产的中心，而是集体消费最有效和最方便的空间组织形式。与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挽救了资本主义的观点不同，在卡斯特看来，国家提供集体消费品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既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为私人资本节省了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从而使资本积累得以顺利进行。但国家对集体消费的干预不是万能的，因为国家承担了资本生产的大部分劳动力成本，但劳动力所创造的利润却被私人资本所攫取，国家在劳资双方的共同需求下投入大量资金发展集体消费，最终却使自身背负严重的财政负担。在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大量削减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开支，而集体消费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则引起

广大城市居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与再生产劳动力的私人控制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结构的基本矛盾，随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巨大需求与再生产劳动力的集体消费品的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具有跨阶级性质的城市社会运动不断兴起，政府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由于这种运动涉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有与传统的工厂工人斗争合流的可能，这就为从根本上变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新的解放契机。

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以集体消费为逻辑起点，以城市社会运动为实践指向，建构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缩微“城市版本”，在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城市意识形态的同时，延伸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发展了资本主义危机学说，提供了一个理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城市问题进行回应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它以西方主流学术的方式完整地回应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所面临的重大城市社会危机，从而有效地弥补了列斐伏尔在开拓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工作方面过于浮躁和含糊、过于抽象和简约的重大缺失，从整体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第一次系统化和理论化。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卡斯特在城市领域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方法论逻辑和批判性立场，彻底颠覆了传统城市社会学以社会整合为价值取向的理论范式，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非传统领域的学术话语权，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思潮的理论资源。

但卡斯特在理论方法上的结构主义偏狭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解释力。一方面，尽管卡斯特承认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多元决定，但在具体定义城市的本质和分析城市过程时，在主导结构的观念下仍然只是突出了经济系统中的消费问题，而忽略了人的主动性、城市社区的认同感以及其他一些独特的城市变量对城市过程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多元决定论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泛化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体，突出主导结构的同时，也颠倒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观点，把资本主义福特制模式下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膨胀为消费的独立决定作用，执拗地用消费政治来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政治，而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连续性和伸缩性，无形中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根基。卡斯特试图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科



学”立场，修正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社会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错误，但由于结构主义本身对结构的过分偏好而根本无法完全保证其科学性，注定了这种基于城市结构矛盾的政治解放议程，同样是一个过于浪漫和天真的主观想象，本质上不过是以结构主义的方式重塑了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已。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总体上正在努力完成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任务，但因为同时遭遇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因此，本来是一个历时性的任务，却在中国的大地上以共时性的面貌呈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多元并置，城市化不足与过度城市化双重交织，加快城市化进程与遏制城市问题二律背反，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能够提供破题之法。显然，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是对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问题的回应，我们虽不能简单挪用，但其提供的理论资源、立场、方法对于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建设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现实层面来看，尽管我国的城市化过程晚于西方资本主义，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展迅猛，虽然也出现了不少严峻的城市问题，但总体上发展平稳，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对西方城市化过程的理论参照和经验借鉴。在今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城市问题开始凸显，虽然这些问题带有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但也具有世界城市化过程的一般特征。因此，适时跟进西方最新的城市理论成果，并把它们与我国的现实城市问题相结合，既是中国特色城市理论发展的可靠途径，也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引 论	001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001
第二节 卡斯特及其学术旨趣	011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019
第四节 研究方法的基本思路	029
第一章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生成的历史境遇和思想逻辑	033
第一节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历史地平	034
第二节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理论背景	041
第三节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批判标靶	053
第四节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逻辑架构	068
第二章 城市意识形态批判	090
第一节 城市意识形态的一般界说	090
第二节 城市意识形态的右翼版本	099
第三节 城市意识形态的左翼版本	117
第三章 结构主义城市体系的构建	130
第一节 结构主义空间观	131
第二节 空间形式的社会生产过程	141
第三节 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的微观系统及其功能	169



第四章 城市政治过程分析	186
第一节 城市政治的认识论批判	188
第二节 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城市规划	197
第三节 作为城市矛盾与政治斗争结合过程的城市社会运动	210
第五章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理论特质、学术影响与主要局限	220
第一节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理论特质	221
第二节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学术影响	226
第三节 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主要局限	245
结 语	259
参考文献	262
后 记	271

引 论

老巴黎不复存在（城市的模样，唉，比凡人的心变得还要迅疾）。

——波德莱尔^①

人们迷失在城市，就像迷失在森林里。

——本雅明^②

思想者往往最能捕捉和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因为他们有着超越于普通人的敏感的心灵。作为 19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波德莱尔，和 20 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本雅明，以他们敏感的心灵和深邃的思想用精练的语句表达了现代社会城市的变迁及其深刻影响。城市无疑是迷人的，但也容易让人迷失。迷人彰显了城市的魅力，迷失确证了城市的复杂。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如何做到迷人而不迷失，通过对卡斯特的经典文本进行解读，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本书选取卡斯特的城市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 世界城市现象日趋复杂

今天的世界，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城市的世界或城市化了的世界，

① [法] 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 289 页。

② [德] 瓦尔特·本雅明：《驼背小人——一九〇〇年前后柏林的童年》，徐小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 33 页，译文有改动。



城市不仅已经完全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优势，而且城市本身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 世界进入普遍城市化时期。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是 civitas，而 civitas 正是城市（city）之意，可见，城市的出现与人类文明的产生密不可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① 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产生、国家的出现以及民族的形成是同一过程。考古学证据表明，城市早在 5500 年前便已存在，但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的发展虽有兴盛衰败的变迁，但城市化进程在总体上没有什么进展，城市发展的速度和数量的增长一直相当缓慢，而且城市规模都比较小，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还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据有关统计，直到 180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 3% 左右。^② 城市虽然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而城市化却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工业化第一次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革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③ 19 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各种资源向城市集中，以伦敦、曼彻斯特和芝加哥为代表的现代大工业城市迅速崛起，从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化浪潮。英国是历史上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在 1851 年它的城市居民占到总人口的一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完成工业化，到 20 世纪前半叶，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由 0.4 亿增加到 4.49 亿，城市人口比重达到 51.8%，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实现了城市化。^④ 20 世纪后半叶，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推动了全球化，随着资本投资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国际化，世界城市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556 页。

② 龚唯平：《马克思城市化理论探微》，《经济前沿》2001 年第 7 期，第 3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2009，第 565 ~ 566 页。

④ 龚唯平：《马克思城市化理论探微》，第 33 页。

之前的城市化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那么,今天的城市化已经是世界性的普遍城市化。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持续增长,城市规模继续扩大,更为显著的是,城市化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快速扩散,甚至一度出现所谓的“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即城市人口在短时期内迅猛增长,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分布极不均衡,主要在几个特大城市中集聚,城市呈畸形发展的态势。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往往是在20到30年间,就已完成了欧洲花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联合国有关统计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在1950年,全世界在欠发达地区居住的城市人口为40%,欠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不到20%,在1990年这两个比例分布达到60%和30%,2000年则为70%和5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①正是由于城市化不断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扩散,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节节攀升,在1950年只有28.4%,1975年就上升到41%,而联合国全球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全球城市人口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总体上实现了城市化。今天这个趋势还在继续,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②

2. 城市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全球范围内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当前的城市化现象,从量上来说,速度快,范围广,城市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从质上来说,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也更趋复杂,几乎世界所有的大城市都在经历着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极为深刻的城市重构。就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城市的结构与再结构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过程:最先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战后经济复兴,整个城市地区全面发展,人口向中心城市快速集聚,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世纪60年代,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浪潮兴起,城市中产阶级和高收入工人为追求舒适居住环境而向郊区住宅移动,带动了产业、就业和零售商业向郊区的大规模转移,导致中心城区衰败;20世纪70年代,随着“郊区的前沿”逐步向外扩张,包围了大面积的土地,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开始出现,人口不只是向中心城市或郊区移动,而是流向城市

① [英] 诺南·帕蒂森:《城市研究手册》,郭爱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页。

② Allan G. Johnsn,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307.



与郊区之间的地带、空间，促进了这些地带之间的中小型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与郊区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大都市圈和功能性都市区之间的边缘地区界限也开始模糊不清；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呈现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态势，原先衰落的内城在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引导下开始再度繁荣，吸引了一批中产阶级重新回到内城居住，在大城市内部或某些都会中心形成特定阶级、生活风格的居住空间，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士绅化（gentrification）。在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连续发生和交错进行的过程中，城市形态出现重大转变，变化之强烈使得原先的城市面貌几乎无法辨认。今天的城市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区别于乡村的空间形态，城市化过程逐渐覆盖了更广大的地理范围，以洛杉矶为典型代表的多核心大都市区域正在或完全替代了19世纪以来以芝加哥为代表单核城市模式，形成了包括乡村地区、森林和旅游点、工业园区、高密度住宅区、服务业中心、大型商业中心以及由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复杂网络所穿越的无限延伸的巨型城市群或城市带，呈现为一种城中有村、村中有城、城郊结合、边界模糊的新型地理景观。这种新型地理景观除了美国的洛杉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例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兰斯塔德，德国的法兰克福-莱茵-美因地区，瑞士的苏黎世地区以及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等等，而且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如我国的香港-澳门-珠三角地区。因此，传统的芝加哥学派的同心圆模式已无力解释这种全新的现象，人们开始提出更多的新概念来形容今天光怪陆离的城市形态：J. 戈特曼提出了大都市连绵区（megapolis），列斐伏尔和弗里德曼使用了“市域”（urban-field）一词解释超地方、拼凑式、多中心城市形态，而索亚则创造了“超级都市区”（exopolis）的概念，并称今天的城市形态为后大都市（post-metropolis），萨迪奇则用“100英里城市”（100-mile cities）来形容大型蔓延式城市。^①此外，尚有凯文·林奇的“无形城市”（invisible city）^②、戈迪纳

① 尼尔·布伦纳：《全球化与再地域化：欧盟城市管治的尺度重组》，《国家城市规划》2008年第1期，第7页。

② 汤茜草：《无形城市时代城市社会生活特征探析》，《城市观察》2010年第1期，第188页。

的“多核心大都市区域”(polynucleated metropolitan region)^①以及卡斯特的“巨型城市”(megacity)^②,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城市概念的出现,一方面表征了当今城市形态和结构变化之剧烈程度,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们重新理解和准确捕捉新的城市形态的强烈愿望。

3. 城市与国家间的关系显著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最初场所是城市,早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就萌芽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是作为与乡村封建庄园经济对立的产物出现的,后来逐渐形成了以日内瓦、威尼斯、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过程。16~18世纪,随着荷兰、英国、法国等先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现代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保护和推动下,原先的城市经济逐步转变为在伦敦周围聚集并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英式国家地域经济,原先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城邦政治开始臣服于国家政权之下,并成为国家资本积累体制的重要基础,国家地域经济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和城市化的地理范围。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特主义模式盛行,国家与城市之间的统属和同构关系得以最终确立。在此模式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成为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和坚实基础,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总体来看,世界城市体系与国家地缘政治体系大体对应,城市发展与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致关系从此确立。可以说到20世纪前半期,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以它众多的大型工业城市为核心。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资本积累、城市化与国家调控之间的同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了重振经济形势,这些国家纷纷致力于以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调整,导致长久以来形成的城市与国家之间相互促进的同构关系开始松动。一方面,城市开始摆脱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它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增强,为了争取更多资本投资与国家津贴以及其他公共财产,城市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资本主义地理发展不均衡的趋

① Mark Gottdiener,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4, p. 7.

②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rans.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77, p. 26.



势。另一方面，新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正在形成，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性城市并起主导作用，它们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绝对控制，而是牢牢根植于资本、商品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之中，跨国公司总部不断地向这些主导城市聚集，使得这些城市的经济地理影响力越来越脱离国家之间关系的地理基础。因此，往日对外封闭、以自我为中心的城市，再也不是依附国家政权、承担资本积累重要功能的次国家组织，而是越来越成为相对独立、充满活力、灵活自主的全球经济的区域动力和全球网络的专门化节点，同时全球城市的资本也并不一定转化为国家经济增长。^①

二 当下中国城市问题日益突出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绝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创新能力、文化发展、信息传播与政治权力都在城市地区，特别是最大的几个城市地区，而且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正加速发展。据预测，未来20年，我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至少增加一倍，巨大的城乡移民过程将持续发生，过剩的乡村人口有些移往中小城镇，但大部分会移往大城市地区，这个过程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物质结构的方方面面。我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当越来越多的人口不断向大中城市汇聚之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问题了，而是一个事关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大问题。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至今后很长一个阶段，我国都将处于一个城市问题频发的时期。

1. 城市化进程加快，区域发展不平衡愈加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快速扩散和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巨大冲击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大中城市的聚集效应强劲显现。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倾斜下，在历史上经济基础本来就优于中西部地区并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本，非农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城市大量集聚，使它们短时期内迅速成为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领跑者，从而吸引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向沿海地区大中型城市大

^① 以上内容参考了尼尔·布伦纳：《全球化与再地域化：欧盟城市管治的尺度重组》一文，参见《国家城市规划》2008年第1期，第5~14页。